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務觀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富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二十册

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繳朝班望醉表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二十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二十冊目錄

| | | | | |
|----------|---------|-------|-------|----|
| 坡仙集(續) | 蘇軾 | | 一 | |
| 東坡樂府 | 元延祐刻本 | 蘇軾 | | 五五 |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 | 明萬曆刻本 | 蘇軾 | | 九七 |
| 蘇文忠公詩集 | 李香巖手批原本 | 蘇軾 | | 六七 |

坡仙集卷之十四

別集九十六條

東坡在僭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擊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此鳥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鳥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茶，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與客飲薄

坡仙集

卷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裹以林猪，炊其城香，粳薦以蒸子，蠶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闕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屈美叔每以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

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

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

者，爾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因浩歎者久之，

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

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章子厚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

故子瞻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

水雲鄉之語。

雲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由中人見公還，必求

坡仙集

卷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土物，何以應之？秀曰：爲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

與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

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

傳咒法，常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汝是我，我是未

來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

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烏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關，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

一大笑不如韓愈嘯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
隨汝巢神仙也。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踈簾看
爽甚此句可書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
能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
一朶願。

王荆公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因見而及之曰
丞相曠微官竄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
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如犇盛二字言之牛之體

坡仙集

卷十四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
之何也荆公無以答

承平時國家與遊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
談詭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
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
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
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
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
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笑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

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雕肝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
其一耶謹闕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使臣出意大駭服旣又有所譏輒爲
坡逆效使自媿弗如及白溝往反辭舌不敢復言
他。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丈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
輒居我上丈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
下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肯
傍人門戶何暇爭鬪氣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坡仙集

卷十四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
校書大喜其妾時年三十起爲壽而乞詩公乃戲
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滑稽
類此

公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作一聯云伏其儿
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裝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蓋元祐初士大夫皆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
樣故云

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唯

願孩兒恩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蘇聯偶談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
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
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
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
雲今爲惠州上矣惠州志有朝雲墓守墓者百餘
家至今清明奠饋如祀先祖

杜幾先以紙求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
但恐太費紙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

坡仙集 卷十四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以酌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宗人錄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季嘗見李駙馬瑞以五
百千購王夷甫帟吾書不下夷甫書此遺生不得
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季外債如是不亦
鏡乎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季何足道哉

跋山谷艸書云墨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艸
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
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宅目黔安當
捧腹軒渠也

跋南唐剔耳圖云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

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
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
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
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
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
之晉卿聊識此

坡有妹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曰蓮步未
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仰應云欲扣齒牙

坡仙集 卷十四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公多須播送戲答之時
年十歲也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
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
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卷
中果何物味道恐感而前曰味道今秋泰日鄉薦
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
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
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糞土

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送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

坡仙集

卷十四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歿，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余將買田其

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聲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有才望，朝夕聚

坡仙集

卷十四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轍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相踈，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值國忌行香，願令供素饌，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願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純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一日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願

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軾曰：卽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願衆皆大笑。軾每謂願曰：不知何時打破這箇敬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願之奸，未嘗假以辭色。於是願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乞正其罪，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王岩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願與

坡仙集

卷十四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戲薄程願。光庭爲程願報怨也。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

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

坡仙集

卷十四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因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巧匠斲山骨，公沈思良久而起曰：且趁晴色窮攬蔣山之勝。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言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
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
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
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
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爲之紙貴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
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
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汗朝衣家

坡仙集

卷十四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人小過最後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
蓋指荆公父子也衆皆絕倒

司馬公薨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
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
者耶

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
買時囑屠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酒漉
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齦間
如蠟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饋吾子由三年堂庖所

飽芻豢減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

東坡旣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
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
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
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不
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在惠州與參寥書自省事以來亦麓爲知道者但道
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

坡仙集

卷十四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卓吾子曰吁孰知其正難
調伏也哉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極口稱重季默云如臥聽踈踈還密密曉看整整
復斜斜豈是佳邪坡云正是佳處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
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棲在桂林鳥哺不得
笑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
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聖俞極稱

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歟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髮皆皓然固窮亦略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爲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

坡仙集

卷十四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錢昆者性嗜蠮常求外補曰但知有蠮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語皆載其事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蠮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其事

魏文帝言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餒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

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溢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做攪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做攪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果兒已甜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膾葷不解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至云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淺矣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坡仙集

卷十四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不作粘泥絮一任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遊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

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北夢瑣言云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也又

坡仙集

卷十四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云此帶閩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傳燈錄云萬回法雲公者號州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八歲時言其兄戍安西歸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百凡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院子折足鐺中卷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

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成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灰炭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侯欲出來祇應也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吟哇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

坡仙集

卷十四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哺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

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往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沈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

坡仙集

卷十四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周長官邠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雷霽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捷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鸚鵡軍。憑君遍

達湖邊寺，漲潦晴來已十分。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客寄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醜顏一笑天桃綻，清泠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與，雷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雷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雷

坡仙集

卷十四

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龍門賞雪無遽歸也。王定國訪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灰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者寧復有之。

坡南遷，獨侍兒王朝雲請從，坡佳之作詩，有序云：世

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罔不得隨風好處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得伴伶玄阿奴絡秀秀方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鑑。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姻。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倦。葢。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而。朝。雲。卒。悲。夫。

坡仙集

卷十四

十九

宋集珍
本叢刊

朝雲錢塘名妓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蘊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子瞻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後病且歿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子瞻乃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絲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澆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卓吾曰嘻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

矣然則吹簾舞劍皆我畫筒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空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嘔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

宋集珍
本叢刊

易取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久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千載如見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蠅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

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鄰事。且互相推許如此。且詩文比之螭蚌江瑤柱豈不謂佳乎。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兩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東坡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忽開奏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

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

遣人報范承務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歿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

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者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觀此足以見坡公矣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當言所謂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無以爲言懇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眉山入巢谷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存寶坐罪犯谷逃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蘇轍諫嶺海谷往訪轍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歿轍

開哭之失聲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過
褻子而前遇存寶後遇子兄弟也

子瞻嘗得西南夷人蠻布弓衣其文織梅聖俞春雪
詩在集中非絕唱以其名重天下仰一篇一詠傳
布夷狄異域之人貴重如此子瞻以余深知聖俞
因以見遺余舊蓄一琴乃寶曆三年雷會所作距
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金石之韻遂以此
布更爲琴囊因記其事六一居士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東坡嘗誨之曰
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
門何必時曳裾也

歐陽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
公當國韓公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
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
得編修因華禮書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
富公神道碑久而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言之一請
便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朱康叔相類杜羔有至

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
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於堂下有老婦辨對
見羔形貌竊語人曰此年少狀類吾夫訊之乃羔
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覓先人之墓邑中故老
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柱煤烟
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
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
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以幼穉失父依其
書以遺康叔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兄後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因

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
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
樹城東城上栽又云東坡向春暮樹木今何如又
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
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
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
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

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

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

跋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

黃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云出處依稀

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

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

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寘石蓮百許枚案上咀嚙以

遲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嚙其指至流血不覺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

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

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 眨嶺外無一日不游山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 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

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 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

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 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高麗入貢使者凌茂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勢驕橫至與鈐轄充禮公使謂之曰遠夷慕化而 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耶不悛當奏

聞押伴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 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 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 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

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

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

公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情不教，軍校蠶食廩賜，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逮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治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故相龐公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

公嘗與其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贖。賦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隣于寒殍，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卽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夫民之窮者。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

坡仙集

卷十四

二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治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之語。及俸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今去子美四十年，魚潛泳如故，可謂壽矣。弇州曰：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數月不食，則腴腹盡消，頭恢尾削，塊然成矣。金魚有鯽，鯽食淤泥，鯽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然鯽稍耐久，以土性可伏故也。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